



边看边聊

厚土茫茫，地裁群芳。转眼间，春去夏来，农历四月的时令花，主流观念是牡丹。但故宫保存的“十二月令组佩”，刻的是芍药。马年春晚《贺花神》依据这件清代国宝，也就将四月的时令花定为芍药。中国人对花分了三六九等，说牡丹是“花王”，芍药是“花相”，就尊贵来说，无以复加。无论是牡丹，还是芍药，花神都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

北宋周敦颐《爱莲说》：“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牡丹堪称唐朝的国花，倾城倾国为花狂。李唐之前，牡丹就是一味中草药。把牡丹捧上国花地位的，是大唐的三个大人物——唐玄宗、杨贵妃和武则天，还有一位现在几乎无人知晓的牡丹大师宋单父。柳宗元记载，宋单父是洛阳

李白与杜甫，中国诗歌的两大巨擘，一生共三次相遇：唐天宝三年(744年)春洛阳初会、同年秋漫游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次年秋齐鲁(今山东)

重逢。相遇时他们“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分别后又彼此思念，期待来日再见，“重有金樽开”(李白《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重与细论文”(杜甫《春日忆李白》)，成就一段千古友情。

在交通、通信落后的年代，在唐朝由盛世转乱世的历史大背景中，李杜的相遇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创造的小概率事件，弥足珍贵。郭沫若说：“李杜的相遇，在中国文学史上是视为一件大事。”因此，他们的相遇成为学者专家们反复研究的课题，成为各种文学和艺术作品的创作题材，也成为全国许多纪念李白或杜甫的场馆的永恒主题。但以“李杜”命名的纪念场馆仅有两处，均在四川：绵阳的李杜祠、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内的李杜堂。

李杜祠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绵州(现绵阳)教谕吴朝品在唐代治平书院旧址上所建。治平书院即杜甫称的“左绵公馆”，唐宝应元年(762年)杜甫从成都到绵州曾寓居于此。李杜祠开设有介绍李杜相遇和二人与绵州关系的展览，建有祭祀李杜的仙圣堂。吴朝品建仙圣堂的理由是：“李白绵州人”，“工部宝应元年至绵，悦其风土，放怀歌咏”，“绵之人宜并祀之”。李杜的塑像在仙圣堂内并排而坐，上方匾匾写着“日月同辉”。这是全国现存唯一的李杜合祀的祠堂。李杜祠简朴而宁静，展览中没有运用任何现代多媒体手段，让人有回到从前的感觉。

李杜祠是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内的专题展厅，于2024年揭幕，里面有“李白与杜甫——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常设展。展览大量运用李杜研究成果、大数据科学和多媒体手段，形象呈现了李杜的相遇和诗歌成就。例如，李杜友谊数字动画微景观，由长卷动画、微缩景

人，善吟诗，更有出神入化的本事，对牡丹既可以控色，也可以控时，“幻世之绝艺”“人亦不能知其术”。杨贵妃在洛阳长大，极爱牡丹，玄宗召宋单父到长安华清宫，为杨贵妃打造了一个牡丹花海，万株牡丹，红白斗艳，株株不同。于是才有了沉香亭赏花，才有了著名的《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一枝秾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把拍马屁的诗歌，写得如此清新脱俗，千百年后依然被人人口口相传，也只有李白才能够做到。

国色天香、雍容华贵的牡丹是大唐盛世的象征。西京长安皇家至尊，东京洛阳民间第一，洛阳牡丹甲天下自此开端。谷雨节气，暮春初夏，长安洛阳车马塞路、万人空巷、宴饮赋诗。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皮日休说“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徐凝说“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

大唐塑造了牡丹最根本的文化寓意——富贵，千百年来绵绵不绝，牢不可破。五十年前，皖西南农村娶亲，大红被子上印的就是牡丹。我妈妈为我准备的结婚枕套也绣的是牡丹。妈妈去世时，我才几岁，后来枕套不知所终。

芍药跟牡丹花期相近，花形相似，容易混淆。前些日子，我那可爱的小师妹过来看我，就带了一束牡丹，说是芍药，傻傻地分不清。两者最根本的差别，在于牡丹是木本植物，茎干木质化、坚

硬，褐色，冬季地上部分不枯，保留枝干过冬。芍药是草本植物，茎干草质、柔软，绿色，冬季地上部分全枯，仅地下块根越冬。春夏分不清茎干，那就看叶子，牡丹叶子宽大，前端开了三到五个裂，就像三尖两刃那种老兵器。芍药叶子狭长，前端不开裂。

芍药比牡丹成名早。《诗经》有“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的诗句，青年男女互赠芍药，在美好的时光，牵手走向草丛深处，延续着人类的生活不息。芍药别名“将离草”，有定情、惜别的意思，功能类似现在的玫瑰。如果说，牡丹花语的关键词是“富贵”，那芍药花语的关键词就是“多情”，韩愈说“觉来独对情惊恐，身在仙宫第几重”；秦观说“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一花一世界，面对富贵和多情，珍惜相遇，感恩拥有，放手坦然，无须祈求天长地久。

前些日子，我陪小孙子去上课外人文课，听了一堂老师讲析清代诗人袁枚的《所见》诗的解析课。一堂课听下来，我想从自己儿时的亲身经历说点想法，以求教诗作和语言方面的专家。

“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一诗，是清代著名诗人袁枚的一首非常有名的诗作，该诗采用白描的手法，把牧童骑黄牛、蝉的鸣唱以及抓捕鸣蝉等细节全景式呈现给读者，给人一种赏心悦目和身临其境的感觉。

现在关于袁枚《所见》一诗的通行解读是：小牧童骑在黄牛上，他纵情地

野阔，月涌大江流”为意象完成了画作——李杜登高远眺，面对星月江河，浩瀚无边……看着袁武先生的画作，我们不禁感叹：在苍茫的宇宙天地间，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李杜的诗歌与日月同辉，映照出中国诗歌最美丽的天空，李杜的会面如日月的

碰撞，成就了中国历史最传奇的遇见，正如闻一多所说：他们的相遇，是“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清人建李杜祠，今人建李杜堂，是后人对李杜相遇的纪念，也许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弥补——愿李杜能在身后再次相遇，开金樽，细论文，长久相伴，叙叙友情。

野阔，月涌大江流”为意象完成了画作——李杜登高远眺，面对星月江河，浩瀚无边……看着袁武先生的画作，我们不禁感叹：在苍茫的宇宙天地间，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李杜的诗歌与日月同辉，映照出中国诗歌最美丽的天空，李杜的会面如日月的

碰撞，成就了中国历史最传奇的遇见，正如闻一多所说：他们的相遇，是“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清人建李杜祠，今人建李杜堂，是后人对李杜相遇的纪念，也许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弥补——愿李杜能在身后再次相遇，开金樽，细论文，长久相伴，叙叙友情。

野阔，月涌大江流”为意象完成了画作——李杜登高远眺，面对星月江河，浩瀚无边……看着袁武先生的画作，我们不禁感叹：在苍茫的宇宙天地间，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李杜的诗歌与日月同辉，映照出中国诗歌最美丽的天空，李杜的会面如日月的

碰撞，成就了中国历史最传奇的遇见，正如闻一多所说：他们的相遇，是“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清人建李杜祠，今人建李杜堂，是后人对李杜相遇的纪念，也许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弥补——愿李杜能在身后再次相遇，开金樽，细论文，长久相伴，叙叙友情。

野阔，月涌大江流”为意象完成了画作——李杜登高远眺，面对星月江河，浩瀚无边……看着袁武先生的画作，我们不禁感叹：在苍茫的宇宙天地间，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李杜的诗歌与日月同辉，映照出中国诗歌最美丽的天空，李杜的会面如日月的

碰撞，成就了中国历史最传奇的遇见，正如闻一多所说：他们的相遇，是“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清人建李杜祠，今人建李杜堂，是后人对李杜相遇的纪念，也许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弥补——愿李杜能在身后再次相遇，开金樽，细论文，长久相伴，叙叙友情。

野阔，月涌大江流”为意象完成了画作——李杜登高远眺，面对星月江河，浩瀚无边……看着袁武先生的画作，我们不禁感叹：在苍茫的宇宙天地间，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李杜的诗歌与日月同辉，映照出中国诗歌最美丽的天空，李杜的会面如日月的

碰撞，成就了中国历史最传奇的遇见，正如闻一多所说：他们的相遇，是“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清人建李杜祠，今人建李杜堂，是后人对李杜相遇的纪念，也许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弥补——愿李杜能在身后再次相遇，开金樽，细论文，长久相伴，叙叙友情。

野阔，月涌大江流”为意象完成了画作——李杜登高远眺，面对星月江河，浩瀚无边……看着袁武先生的画作，我们不禁感叹：在苍茫的宇宙天地间，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李杜的诗歌与日月同辉，映照出中国诗歌最美丽的天空，李杜的会面如日月的

碰撞，成就了中国历史最传奇的遇见，正如闻一多所说：他们的相遇，是“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清人建李杜祠，今人建李杜堂，是后人对李杜相遇的纪念，也许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弥补——愿李杜能在身后再次相遇，开金樽，细论文，长久相伴，叙叙友情。

野阔，月涌大江流”为意象完成了画作——李杜登高远眺，面对星月江河，浩瀚无边……看着袁武先生的画作，我们不禁感叹：在苍茫的宇宙天地间，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李杜的诗歌与日月同辉，映照出中国诗歌最美丽的天空，李杜的会面如日月的

碰撞，成就了中国历史最传奇的遇见，正如闻一多所说：他们的相遇，是“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清人建李杜祠，今人建李杜堂，是后人对李杜相遇的纪念，也许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弥补——愿李杜能在身后再次相遇，开金樽，细论文，长久相伴，叙叙友情。

野阔，月涌大江流”为意象完成了画作——李杜登高远眺，面对星月江河，浩瀚无边……看着袁武先生的画作，我们不禁感叹：在苍茫的宇宙天地间，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李杜的诗歌与日月同辉，映照出中国诗歌最美丽的天空，李杜的会面如日月的

碰撞，成就了中国历史最传奇的遇见，正如闻一多所说：他们的相遇，是“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清人建李杜祠，今人建李杜堂，是后人对李杜相遇的纪念，也许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弥补——愿李杜能在身后再次相遇，开金樽，细论文，长久相伴，叙叙友情。

野阔，月涌大江流”为意象完成了画作——李杜登高远眺，面对星月江河，浩瀚无边……看着袁武先生的画作，我们不禁感叹：在苍茫的宇宙天地间，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李杜的诗歌与日月同辉，映照出中国诗歌最美丽的天空，李杜的会面如日月的

碰撞，成就了中国历史最传奇的遇见，正如闻一多所说：他们的相遇，是“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清人建李杜祠，今人建李杜堂，是后人对李杜相遇的纪念，也许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弥补——愿李杜能在身后再次相遇，开金樽，细论文，长久相伴，叙叙友情。

野阔，月涌大江流”为意象完成了画作——李杜登高远眺，面对星月江河，浩瀚无边……看着袁武先生的画作，我们不禁感叹：在苍茫的宇宙天地间，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李杜的诗歌与日月同辉，映照出中国诗歌最美丽的天空，李杜的会面如日月的

碰撞，成就了中国历史最传奇的遇见，正如闻一多所说：他们的相遇，是“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清人建李杜祠，今人建李杜堂，是后人对李杜相遇的纪念，也许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弥补——愿李杜能在身后再次相遇，开金樽，细论文，长久相伴，叙叙友情。

野阔，月涌大江流”为意象完成了画作——李杜登高远眺，面对星月江河，浩瀚无边……看着袁武先生的画作，我们不禁感叹：在苍茫的宇宙天地间，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李杜的诗歌与日月同辉，映照出中国诗歌最美丽的天空，李杜的会面如日月的

碰撞，成就了中国历史最传奇的遇见，正如闻一多所说：他们的相遇，是“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清人建李杜祠，今人建李杜堂，是后人对李杜相遇的纪念，也许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弥补——愿李杜能在身后再次相遇，开金樽，细论文，长久相伴，叙叙友情。

野阔，月涌大江流”为意象完成了画作——李杜登高远眺，面对星月江河，浩瀚无边……看着袁武先生的画作，我们不禁感叹：在苍茫的宇宙天地间，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李杜的诗歌与日月同辉，映照出中国诗歌最美丽的天空，李杜的会面如日月的

碰撞，成就了中国历史最传奇的遇见，正如闻一多所说：他们的相遇，是“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清人建李杜祠，今人建李杜堂，是后人对李杜相遇的纪念，也许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弥补——愿李杜能在身后再次相遇，开金樽，细论文，长久相伴，叙叙友情。

早起打开窗，放进空气和阳光，忽然看见对面屋檐上一只喜鹊，翘着尾巴正在舞蹈，我正看得出神，心想，今天或有好事发生。忽然听到手机响了，打开一看，你猜什么事？原来是朋友发来一封信，是关露在1980年4月9日写给我的信，这太让我惊喜了，要知道我研究了那么多年的关露，竟然没有一封关露写给我的信，没想到……

关露的信是这样写的：言昭：你好！来信收到。你如来北京，我一定欢迎你到我家来住。只是离城较远，卫生设施不佳，你不嫌(嫌)不好就行。说“很大很大”是小叶的艺术夸张。

你会演戏，会跳舞，会写作，还写了这么一手漂亮字，真是使我羡慕，我很爱邓拓同志的这两句诗：“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我现在把后一句改两个字送给你：“屈指当知功与过，安心已是后争先。”祝你聪明成功！青春永远属于你！

下面落款“关露姑姑，1980年4月9日。”关露把这封信寄到我父亲的单位，信封上写：“上海绍兴路54号上海文艺出版社丁景唐同志”，落款是“北京香山东宫2号关露”。

也许，当时我父亲工作特别忙，因为1979年他刚刚出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党组书记、社长兼总编辑，没有将这封信给我，所以我是第一次见到。

关露用的信纸为21cm×14.7cm，信纸上方印了几行外文字，翻译过来是欧洲管理论坛，达沃斯论坛，不知道关露怎么会跟这个论坛有关系。

看到这封信，往事的一幕幕像电影一样在眼前浮现。1980年4月我正在热心地研究萧红，当时我写信给关露，告诉她我正在写论文，准备6月到哈尔滨去参加萧红国际研讨会。那些年，我每年总要到北京或开会，或观摩，因此她在回信中说：“你如来北京，我一定欢迎你到我家来住。”这年，我是到9月才和母亲一起到北京去看望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父亲，曾两次去香山看望关露，可惜没有住在她家。

关露说我“会演戏，会跳舞，会写作”，那是过奖了，只是兴趣爱好而已罢了，至于写作，那是我的专业，从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实践中学习呢。

我觉得这封信的闪光点在邓拓的两句诗：“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关露把第二句改了两个字，将“关”改成“安”，“最”改成“已”，而且在“安”和“已”下写了重点号，句子就成了“安心已是后争先”。

关露那时夸奖我这个好，那个棒，是因为看到下一代能够茁壮成长，期待后浪推前浪，这是前辈对后辈的期待和鞭策，回想这些年我的成绩，每一步都离不开前辈对我的帮助和扶植。最后，关露祝福我：“祝你聪明成功！青春永远属于你！”我想对她说：我收到了，谢谢您！亲爱的关露姑姑！

这封信已入藏上海图书馆。

蜘蛛网缠在一起做成的网拍才能把它粘住。所以，我觉得《所见》诗文可能是指：一位可爱的牧童骑着黄牛到村外去放牧，他听到树林里传来了一阵又一阵蝉的歌唱声，这种歌声非常动听，令他深深陶醉。(过了一会)

儿)，他想要去捕捉树上的蝉玩耍，可当他兴奋地跳下背来到树下时，刚才

还鸣唱不止的那些蝉立即闭口不唱歌了。牧童感到很无助。我认为“唱歌”的主角和“闭口”的主角都是蝉而不是牧童，以此求救于大家。

很多人以为，养生就是多运动、多流汗，把身体练结实。但事实上，“养身”和“养生”并不是一回事。养身，更偏向于锻炼肌肉、骨骼和体形，是对“身体外在状态”的维护；而养生，养的是“生命力”，不仅关注身体，更强调精气神的充盈。一个人是否有精神、有活力，往往从眼神、气色、状态就能看出来。真正的养生，是让整个人保持旺盛、稳定的生命状态。

这正是很多传统功法强调“形、气、神”合一的原因。以大家熟悉的八段锦为例，它是一套配合呼吸吐纳、动作节奏与心神调节的完整体系。很多人认真练八段锦时都会发现，虽然一套只有12分钟左右，但如果动作规范、呼吸配合到位，同样会微微出汗，身体也会有轻微疲劳感。这里的“微汗”，其实恰恰是传统养生理念中比较理想的状态。

现代人容易陷入一个误区，总觉得运动一定要大汗淋漓才算有效。但中医讲“汗血同源”，过度出汗反而可能是一种消耗。适量运动追求的是气血运行舒畅，而不是一味“拼强度”。尤其老年人或本身体质较弱的人，长期过量运动，反而可能增加身体负担。

八段锦强调“整体调节”，从起势到收势，动作之间环环相扣，配合呼吸节律，让身体气血完成一次相对完整的运行。很多人练功时喜欢“加量”，一天打三四遍，或者多个功法混着练，却忽略了动作是否规范、呼吸是否顺畅。实际上，动作不到位，练得再多也可能只是“白费力气”。养生从来不是简单积累运动量，而是讲究“适度”和“精细”，贵在认真、规律、适可而止，而不是盲目追求次数和强度。不要把自己练到精疲力竭，而是练完之后身体微微发热、呼吸平稳、精神舒畅。这样才更接近养生的本意。(作者系上海市中医医院肿瘤五科行政主任)

关露来信 丁言昭

李杜祠与李杜堂

黄中俊

南天地间(杜甫行踪遗迹考察)》与王兆鹏教授《唐宋文学编年地图》数据库成果绘就，以黄、蓝两色线条直观展现李杜的人生轨迹和他们的三次相遇。

展览中最打动人的，是序厅里由画家袁武先生创作的《白居易(读李杜诗集)诗意图》。白居易感叹李杜的人生遭遇和诗歌成就，曾写下“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袁武先生以此为灵感，又以杜甫《旅夜书怀》中的“星垂平

主角是谁

伍登国

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这是清代著名诗人袁枚的一首非常有名的诗作，该诗采用白描的手法，把牧童骑黄牛、蝉的鸣唱以及抓捕鸣蝉等细节全景式呈现给读者，给人一种赏心悦目和身临其境的感觉。

现在关于袁枚《所见》一诗的通行解读是：小牧童骑在黄牛上，他纵情地



车爬上那道缓坡，风似乎停了。车辙路在眼前消失，视野里是望不到头的绿，一直铺到地平线与云絮缝合的地方。夕阳像打翻的蜜罐，把草尖染成金红，把远处的坡丘晕成浑黄。

终于看见蒙古包了。只一顶，静立在万顷草浪中。在广袤的百里不见得能遇上人烟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蒙古包是方位，更是充满生气的地方。

一辆摩托车朝蒙古包驰来，在夕阳下的草原上划出一条淡黄的尘土弧线。蒙古包门口响起孩子的呀呀童音，仿佛听见了某种召唤。车上的汉子停车，快步上前抱起孩子，坐到摩托车上。孩子双手在汉子脸上摩挲，发出格格的笑声。

我们上前与汉子攀谈。汉子用不十分熟练的普通话回应。他说他是鄂温

摄影

七夕会

徐渭明 文/摄

我问：你们什么时候才回家？我知道现在牧民都有定居点，有牢固温暖的住房。汉子笑笑，侧身指着正在晾架边收衣服的妻子和正在蒙古包边上低头读书的女儿，说：我们在哪，家就在哪！

我们也释然地笑了。汉子怀中的孩子又呀呀起来，小手指着远方。汉子转头，顺着孩子的手看过去，嘴上呵呵着哼起了歌谣。

家，不一定需要钢筋水泥。它可以是挡风遮雨的一顶毡房，可以是父亲怀中的温度，可以是孩子眼中闪烁的光。



杏林夜谈